



一口井

曾立力

那天,我和老Q大喘着气爬到山顶,一屁股瘫坐在地上,望着脚下四面群山环抱的山谷,觉得像是好大一口井。我俩就像是沿着井壁爬上来的。谷底树木葱郁、植被遍布,宛若墨绿色的井水,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……

我对老Q说:“也许上古时代这儿就是一口井。”老Q老家本地的,却吝啬得只吐出两个字“天眼”,认知不同。

我和老Q是家破产厂里的工友,过去交道并不多,没想到两人退休后却成了经常结伴同行的驴友。我俩没去过名山大川,却爬遍了市郊的野山沟。野山野趣野味,别有一番风景。

那天闷热,带的水告罄,两人下到山脚下找水没找着。老Q伏下身子贴着地面听好一阵儿,在山腰凹处找到一浅水窝。两人搬开几块石头,用登山铲掘了眼草帽大小的井。掬一捧水,清冽冽、甜滋滋的。我俩牛饮阵笑道:“眼也,恁那儿的。”

恁着那甘甜的井水,奇异的风景,后来我俩领着众驴友又去过几次。因人太多,水量不足,容易浑浊,有驴友提议:“大伙凑点钱,正儿八经掘口井,既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。”大伙一致赞同。

唯独老Q咕哝:“出钱没有,出力可以。”老Q手头有点紧,两个钱捏得出水,从不乱花。按说我俩的退休金不相上下,比不上机关事业单位,但过日子绰绰有余。也不知他怎么搞的,老是五行缺金,财务不自由。我忙跟大伙说:“这件事交给老Q去办最好不过了,不会乱花钱的。”

出钱的人不愿出力,半信半疑说:“就交由他去办吧。”

老婆听说后责怪我多事:“人心难测,蚊子腿也

是肉,你能担保他对到手的钱不贪不占?到时你负责?”唾沫星只差没喷到我脸上。

驴友中不之赚着大钱的,也有月月拿上万元退休工资的,站着说话不腰疼,打趣老Q:“钱不是抠来的,是攒来的。”还说:“年轻时发狠攒钱,年老了花钱享受,早抽风去了?”

说归说,老Q并不在意,装作没听见。背地里却跟我说:“你有再多的钱,我们之间不存在借贷,绝对值等于零。”又说:“钱多多用,钱少少用,过好每天才有意义。”并不觉得低人一头,矮人一等。

老Q叫上个帮手,亲力亲为,用不到造价一半的钱,将草帽大小掘成口一米多见方的井,并用麻石砌好了井壁井台,见证了这老小子的精明能干。多余的钱,也一分不少地送给大伙了,我这才放心。

泉眼掘通了,水量很大,在井底不停地翻着水花。竣工那天,我用女儿送的那台尼康相机给拍了张弱光照。自我感觉不错,发给了老Q,老Q秒回了我串大拇指和一个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
没料到过两天都市报却给登了出来,还配了个《好大一口井》的醒目标题。右下角虽署有我的名字,但我却仍然满腹的不快。商都不跟我商量就去发表,太不尊重人了。老Q要干吗?

井在山中人不识,报纸的广而告之,没多久陆续有人来打井水回去饮用。井水比桶装纯净水好哇,纯天然,更安全。白流也流了,老Q算是做了件好事,不违掘井初衷,我先前的不快也就释然。

这期间女儿买了新房要装修,我去守了段时间。可等我回到家,老婆却绘声绘色说:“那口井火了神了!能治百病。有位大爷拄着双拐来的,喝了

一杯水,扔掉一个拐杖;喝了第二杯水,扔掉双拐自己走回去的。有位盲人双目失明几十年,用这水清洗眼睛,七天后重见天日。就是癌症病人,喝了这水症状也马上缓解……”老婆这人见着生人都能特别亲,对这种八卦深信不疑。

最后老婆说:“不过,现在打水要收钱了,一块钱一桶。”

第二天清晨,老婆让我也去打两桶水来,有病治病,无病强身。我正想去看看。

现在的人命要紧,一路上只见都是去打水的人,有年纪大的,也有年轻人。肩挑手提的,拖着行李车的,像我这样骑电摩的更多,络绎不绝。

老远见山脚下新开辟块土坪,村道可通到坪里,坪中央搭间简易工棚,接出根Pvc管直通半山腰的水井……

走进棚内,靠山边一线装有五六只水龙头,旁边摆个大红塑料脸盆,里面有些块票和一个二维码。另一边放生活用品,老Q在弄早餐。

我见着就有火,凭什么你老Q收钱?到老来还真掉进钱眼里去了?

老Q看见我过来招呼,我理都没理他,灌满两桶水,往那张血盆大口里扔下两块钱,转身便走,将冷冰冰的背影留给了老Q。

回到家,我立即拉黑了老Q的手机、微信号,再没去打过水,就此断交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后来,当我听人说起那口井时,总是一脸的不屑,不以为然。

直到有一天,都市报记者突然上门要采访我,说是这些年全靠了那口井,附近村里的孤寡失能老人,都得到了帮助……我羞愧难当,想找老Q说说,却只有在梦里了,老Q不在了。



诗二首

章云河

雨停了

湿哒的屋檐下,我在发呆
小雨落下,云雾升起
袖子沾染香了空气
雨停了,我们上山去散步
叶子被雨洗过
一些花活活被雨泡死,
花蕊沉重地垮开,
摔在地上

我们迈过那些香气与残花
回到山中,又是一年
我们迈过又一个春季

脱口而出

可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
我的心怎么可能知道
有些话是不经过大脑的
有些话从天而降
通过我的嘴
说出来
那声音是我发出的吗
那神秘多年后想起
仿佛是
风中刮来的



我市庆祝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大会举行 株洲国投集团获多项荣誉

4月26日,株洲市庆祝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大会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,会上对全市各行各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,株洲

国投集团1个集体、3名职工受到表彰。其中,湖南九郎山职教科创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获评株洲市重

点项目建设劳动竞赛“先进单位”;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燕梅、湖南星途航空航天天

器制造有限公司王熔、株洲第一职业

技术学校张华荣获“株洲市五一劳动奖章”。

(据株洲市国投集团微信公众号)

“修车教师”盯着国赛舞台 ——记株洲市“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张华

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/廖喜章



获奖集体及个人(右一为张华)。株洲市国投集团供图

中考落榜,没考上高中的他,一度被人断言“没有出路”。

“谁说修车的、打螺丝的,就没有未来?”不服输的他,就读于中职学校,在另一条人生赛道上狂飙猛进,频频荣获国省大奖。2022年,他又回到母校,“希望培养更多国省大奖得主”。

他,就是九郎山集团旗下株洲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教师张华。4月26日,他被授予株洲市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

中考发挥失常 国省大赛获奖

攸县娃张华,从小喜爱修理,尤其痴迷汽车。

初中毕业考试,成绩不错的他发挥失常,与心仪的攸县一中失之交臂。憋着一肚子气的他,放弃了上其他普通高中的机会,就来到了株洲第一职业技术学校。“我觉得高中并不是唯一选择。”他说。

“我喜欢汽车维修,第一眼就选中了这个学校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。”张华回忆,家人虽然支持,但很长一段时间,都不愿在外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学校。但他在学校老师的关心和开导下,很快找回了奋发向上的自己。课堂上,他认真学习,积极提问;课堂外,主动和同学交流。成绩越来越好,性格也越来越开朗,他通过了学校组织职业技能特长队的选拔。进入特长队后,他更是如鱼得水。一年级,就拿到了市级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;二年级时,又拿到了省赛二等奖;三年级时更进一步,代表省级参加国家级赛事,顺利拿到了二等奖。这是学校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。

频频获奖的他,顺利拿到了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入学通知。进入大学后,他又拿到了一个省赛二等奖。“我的表现,家人看在眼里。他们很惊讶,也很惊喜,改变了对中职学校的看法。”回忆起这一路的经历,张华非常感慨。

大学毕业后,张华先后在湘潭、长沙等地从事一线维修工作,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。2022年,他拒绝了邵阳、益阳等地多所职业学校任教

的机会,选择了回到株洲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,担任一名汽车维修类专任教师。

带队重回赛场 再度冲刺国奖

回到母校后,张华的竞赛状态迅速恢复,很快就在株洲市第十届“技能天下”职业技能大赛中拿到冠军,被授予“株洲市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。

如此丰富的竞赛经验,可不能丢了。在学校大力支持下,张华牵头组建了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特长队,再次瞄准了国赛舞台。拆装发动机、拆装轮胎、诊断故障、动手维修……每天大量的重复性训练,很容易让人疲劳。张华会带着学生们跑步,锻炼身体。压力大的时候,还会带着他们在学校空旷的地方喊上几嗓子。

“有时候,他们信心爆棚,觉得自己很厉害,我就和他们PK,他们20分钟完成,我就18分钟完成,他们18分钟完成,我就16分钟完成,每次都让他们看到差距,又让他们觉得差距不大,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。”张华说。

姚天浩,是张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。但平时各种耍帅耍酷的 he,最初进入特长队时,表现得很懒散。张华逮住几次后,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这个大家眼里的“问题学生”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“变乖了”。集中特训期间,他每天练习到晚上十一二点,需要宿管阿姨催着回寝室。有一次,一道需要在45分钟内排除的障碍题,姚天浩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,他硬是在实训室琢磨、练习了一整天。

去年3月,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新能源汽车维修比赛在长沙进行。第一次参赛的姚天浩表现不俗,拿到了省级二等奖。在随后的师生同赛项目中,张华、姚天浩师徒又拿到了一等奖。现在,他们依然在刻苦训练,准备继续冲刺国奖。

根据规定,拿到了省赛一等奖,就可以免试上大专,姚天浩等于是提前拿到了升学名额。看到爱徒一天一天进步,张华比自己拿了奖还要开心,他说:“人生并不只有一条路,只要我们勇敢面对,一样可以赢得掌声、活得精彩。”

空巢老人多,乡村养老如何破题? 天元区探索多元化农村

养老新模式

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/杨如

一辈子的辛勤耕作,换取儿孙满堂的晚年生活,靠土地和子女养老,似乎是很多农村老人最朴素的愿望。然而,随着农村家庭结构、人口流动等方面的不断变化,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渐渐成为空巢老人。

乡村养老如何破题?面对农村“空心化”“老龄化”较重,特殊困难老人较多、消费能力较低,农村养老机构、幸福院入住人数较少、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,天元区不断探索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新路径。

充实的敬老院生活

雷打石镇人大副主席陈妮说,我们开始探索“互助养老模式”来破解养老难题,互助养老的核心主体有老年人自身、家庭、政府和村“两委”、社会组织和企业等,通过统筹协调政府、社会、市场、家庭等不同主体,形成合力,探索构建便利可及、多元精准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,破解农村养老人才短缺、设施不足、资金缺乏等难题,进一步提升老人的幸福感。

天元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刘振华说:“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,天元区着力探索功能完善、精准便捷、灵活适用的多元化农村养老新模式,积极探索“政府补一点、村居投一点、慈善捐一点、个人出一点”的模式,争取多方支持,因需、因地制宜提质改造一部分幸福院,消除安全隐患问题,让老年人住的放心、舒心。

你来我往

谭圣林

凌关四家住A栋二楼东头201房,带一个100多平方米的露台。除了栽花种菜,凌关四拾掇多余的装修木板,砌了个小安乐窝,住着小白狗。小白狗天天“低徊入衣裾”,坐如小虎卧似弓。植物生鲜,动物卖萌,露台上生态味满满。

A栋二楼一连住着9户,都带有露台,且一长溜相通。业主之间平日各有事业奔忙,往来交集少,对面不相识。小白狗却时常来往穿梭,不请自来,突兀地造访邻居家一回。

隔壁202房住着两位退休老人郝爷爷和胡姨姨,他们在花池种点葱蒜韭菜小白菜,打理几盆金桔子。郝爷爷是位爱狗人士,一来二往,把凌关四家的小白狗侍候成了亲密伙伴,每天早上出去,在茶馆品茗聊天,约莫上午10点钟折回,顺路从菜市场花两块线,买几坨屠夫切着多余的边角余料猪肉,打发小白狗。

天天有新鲜猪肉入口,这小白狗嘴巴光亮,脑袋也灵光,郝爷爷房门一有动静,小白狗旋即摇头摆尾,俯首称臣,贴地迎候,加餐解饿。

也就因为过于亲近,小白狗摊上事了。那天胡姨姨穿着拖鞋,在露台上晾晒衣服,小白狗像平常一样,屁颠屁颠跟着胡姨姨转圈闻。谁知,胡姨姨上台阶一抬脚,光着的后脚跟正好与小白狗笑露的牙齿亲密接触了,划出一线红色的印子。

再温顺的靓狗,也是畜生,牙齿内存病毒。胡姨姨急了,连忙打电话询问在上班的凌关四,小白狗是否注射了疫苗,得知没有,油然而生郁闷,自己70岁的人了,好端端的脊梁,要是沾上狂犬疫苗,那也不是老来横祸。

胡姨姨越想越扎心,浑身似乎有病毒开始在骚痒,禁不住怪郝爷爷,说,你这个郝爷爷确实好,与邻居小度家的狗打得火热,以至于它没了分寸,乱了分寸,粘人伤人。

郝爷爷一脸无奈,这小白狗又不是恶意咬你,脚上一条肤浅小印子,是善意的误伤,农村